

法医解剖时在想什么？

锅里煮的，是一块女人的骨头。

对着电脑，我眼前是今天的现场照片与写了一半的命案现场分析报告。

先用洗衣粉水煮掉尸体一小块盆骨上的肌肉和软组织，再观察表面凹凸沟脊——这是我常用的确定死者年龄的办法。

四下俱黑，只有屏幕上的照片荧光闪烁。

她蜷在行李箱里。没有头，没有四肢。

白色水汽继续升腾，弥漫。

这是我与无头女尸的对话时间。

出现场回来那晚，我失眠了。

办公室越来越静。只有不远处的电磁炉持续发出「咕嘟咕嘟」声。一股一股白色蒸汽喧嚣而起，满是不安。

—

握着 24 号银色手术刀，刀尖轻触她皮肤的瞬间，我的手顿了一下。

我感到了她皮肤尚存的柔软。

不锈钢解剖台冰凉。我双脚开立。头顶一圈强烈的冷光。

鼻腔里充斥着一股特有的气味，冷嗖嗖地，越来越浓，似乎要钻进我的脑子。水和消毒液也盖不住——她正一点点腐烂。

解剖刀从她颈部正中切入，刀尖在黑绿色的皮肤上缓缓下划。

第一根肋骨还没有骨化。

刀尖继续向下。一字切开胸腹，脂肪不多，没有妊娠纹，没有手术疤痕。

死者年纪不大。

屋里的抽风机不间断发出「呜呜」声，像是哀嚎。

她四肢断开的地方，长骨参差不齐地从乌黑的肌肉中支棱出来，异常突兀。

分尸的手法相当粗暴。

这种创口表明凶手既没有经验，也没有耐心。

或许是时间不足，或许是空间有限，还可能是焦虑所致。

第一现场也许就是某个简陋的出租屋。我心中暗暗想。

二

无头女尸被发现时在河岸边，8 小时前。

等我赶到那，一条长长的警戒线已经将整个河堤路拦住。

警戒线外，围着一群看热闹的人，他们将目光跨过警戒线，汇聚到 30 米外的河滩——几个警察与一个孤零零的行李箱杵在那里。

其实我已经记不清，今年来过这里几次。

不远处的巨大桥墩总像在帮我们，多具上游飘来的浮尸被它阻隔，搁浅在这片河滩。

从勘查车上拎下箱子，我穿过人群，朝抬高警戒线的治安队员点了下头，微屈上半身，钻进警戒线，也钻进新案子之中。

一个黑色拉杆箱倒扣着。箱子 24 寸，拉链打开，箱底露出的部分，看得出是人的躯干。

「还有其他人动过尸体吗？」我边戴手套边问。

岸边吹过一阵风，裹住尸体特有的气味。几个警察忍不住捂着鼻子。

「没有。就报案人好奇拉开拉链，其他人没动过。」看他难受的样子，应该是个新警察。我顺手将自己的口罩递了过去。

躬下身，我小心地平移开箱子，挥了挥手。

苍蝇四散。

死者下身赤裸，上身套了件残破的深蓝色外套。

我注意到箱子里有些衣物残片，拿了几块拼在死者上臂的破口处比较。吻合。

我蹲下去，拉开衣服，伸手按压她的腹部。硬邦邦的，那是肠道充斥了腐败气体。

五天以上。我圈定了大致的死亡时间，考虑到天气因素，再早的话可不是这种衣着。

案发现场，法医给出的一些基本判断往往会影响最初的侦查方向，这总让我想起当堂考试。

我不知道这个姑娘的名字，她的容貌，还有她的过去。能告诉我一切，现在只有这具残缺不全的尸体。

一行人提着担架朝现场走来。

下河滩的路很陡。看着他们，我突然想到，凶手提着这么重的箱子，想顺着河堤斜坡下来可不容易。

是的，这里不但不是案发现场，甚至也不应是第一抛尸现场。

我把躯干包好，帮着大家小心翼翼地装进黑色裹尸袋。

看我们抬着黑袋子上堤坝，围观群众迅速向两边避让，让出一条宽敞异常的通道。

闪着警灯的勘查车没入车流，窗外人流熙攘，一切如常。

车里没人说话。

三

发现无头女尸的 4 天后，我在自家小区门口看到了为碎尸案张贴的寻人启事：

女性，年龄在 20-25 岁，身高 155-160cm，体型中等，身穿深蓝色长袖外套。

没有死者的面部照片。

一张衣物照是塑料模特穿着死者衣服拍的，衣服破口 PS 过，末尾还附上了那个孤零零的行李箱的照片。

4 天过去，我们依然不知道她是谁。

悬红告示遍布街头巷尾。我们的排查的失踪对象扩大到案发前后十天，侦查范围也由本地扩大到河流上游地市。

还是没有一个吻合。

很多天了，每晚 11 点，会议室里就烟雾弥漫，结束了调查的刑警们聚在一起开会。这样情节恶劣的碎尸案，一年也少有几起，他们会揪着细节一遍遍跟我确认。

案子没破，这样的会也不能停。

有次经过走廊上的长沙发，我忍不住数了数，那么小的地方，足足挤着六个外侦老爷们一块补觉。

没人报案，也没人露面。

解剖室那具无头女尸还在那儿，似乎真是顽强地等待着自己的头颅与四肢，等待着我们来讲述真相。

争论了很久，最终还是回到原点，回到现场。

拦截女尸的大桥是条主干道，连着周边数个地级市，与河流经过的地方并不完全一致。

一种质疑声开始占了上风：那个黑色拉杆箱会不会是从桥上扔下来的？

如果是公路抛尸，那往往有类似汽车参与。这个思路之下，尸体发现地可能和第一案发现场距离很远。果真如此，我们的排查范围还得扩大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有的时候，漫天撒网也是办案过程的一部分，为的是给这些陷入困局的案子，争取一线生机。

可我不这样看。

「对第一现场，你有什么想法？」一天，队长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。

「我还是认为，凶手是在附近河边抛的尸。」

我的判断基于女孩的行李箱和衣服，这两样物品我前后勘验了不下 6 次，非常熟悉，材质和牌子都很廉价。

我怀疑死者和凶手应该都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外来务工者，他们应该很少有大型交通工具。

其他的运输工具，不管是摩托车还是自行车，驮着一个尸体长时间暴露在外，没有凶手会傻到这样做。

我仍然坚持，排查重点应该聚焦在周边两三公里内的几个打工村。

一个错误的判断会耗费掉本就有限的人手和精力，更可能徒劳无果。排查圈究竟扩大还是缩小？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十字路口。

「要不弄两个箱子实验下？」我问队长。

四

一周之后，我和技术组的同事来到那座大桥上。

我们手里提着两个行李箱。里面有近 40 斤的填充物，与无头女尸的躯干一样重。

冬日的河岸一片灰蒙，几百米的堤岸看不到一个行人，河水翻起浑浊的浪。

我在打捞上女尸的地方，望着大桥。

电话响了。

这是约定好的信号：准备就绪。

突然，一个方块状的黑影从桥上极速下落。「嘭——」，一声巨响。

像是引爆了一枚小炸弹，箱子一碰水面就爆开了，水花溅得老高，巨响穿过喧嚣的车流，直冲进我的耳朵。

待到捞上来，箱子所有拉链和线缝都被扯开了。冲击力很大。

我们抛下另外一个箱子。结果一样。

这意味着，如果凶手是从桥上抛尸，箱体一定会如此严重损坏。

而装无头女尸的行李箱是完好的。被发现时甚至还处于相对密封状态，只是因为后来尸体腐败，箱子才浮上水面。

可以确定，抛尸处并非大桥之上，很可能是上游河滩，那里也不应该很远。

我坚持的思路成了破案方向。

周边几个村的出租房成了排查重点，那里住着不少外来务工者。

如果案发第一现场是出租房，那么凶手很可能立即清理并退房。加上马上就要过年，凶手辞掉工作回老家再不回来，谁都不会怀疑什么。那时，我们就真是大海捞针了。

真凶逍遥法外，女孩至今无名无氏。那样案子就永远沉下去了。

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

我有些冲动，与同事一起来到周边村里的出租屋调查。

一间，一间，视野里并没有出现蓝色荧光——那种鲁米诺试剂遇到血迹的典型反应。

我放下手里的喷壶，站了起来。

长时间蹲姿导致的低血压让我头晕，室内除了执法记录仪闪烁的灯光外，一片漆黑。

「开灯。」

旁边的同事无奈地放下相机，打开了出租屋的灯，「多少间了？」

「第二十二间。」我回头看了眼记录本，上面写着一个月来我们勘查过的所有出租屋。

「会不会不是这些村子啊？开车丢的？你想，头和四肢都没有发现，万一真是上游远地方漂来的呢？」同事早就对这种看似漫无目的的搜查丧失了信心。

还有一个星期就过年了，空出来的出租屋越来越多，可第一现场还是没有找到。

我不是侦查人员，也不是情报人员，看不到视频监控，也分析不了数据，每天还有其它尸体排队等着勘验。我能为这个无头女孩做的，似乎已经到了尽头。

当时的我并不知道，那是我离凶手，最近的一次。

会是下一间吗？

头顶，出租屋的灯打在我脸上，冰冷，苍白，让我想起解剖台上的姑娘。

五

冷光照射，解剖台上，无头女尸安静如初。

我继续想象她的面容，继续解剖她的躯干，也继续拼图可能的案发情形。

我稍稍用力破开她的胸腔两侧。膨隆的肺露了出来。

轻轻捻动肺叶的边缘，细小的气泡散布，肺叶间还有一些深色淤血。这提示我，肺部有严重气肿。

是窒息死亡吗？

我剪开了心包，左心室表面同样散布着几个针尖样的出血点。

口罩下，我抿紧的嘴唇松了下来。要判断是否窒息，心脏有无出血点是很关键的一环。

一个画面在我的脑海里闪现——

愤怒的凶手用力掐住她的喉咙，也许同时还摇晃、打击她的头部。她全力挣扎，但力量悬殊，缺氧加剧，死亡很快降临。

要再进一步确定是不是机械性窒息，还必须考虑中毒的可能。

银色的刀尖继续向下，胃和十二指肠里只有不到五十克的食物残渣。我用勺子一点点收进一个白色的圆形小盒，以备查验。

凶手应该是发现她没有动静，才停下手上动作的。可面前杵着这样一具尸体，该怎么办？

直接逃走的话，尸体很快就会被发现，顺着住处信息就能被找到，不行。可外面到处是人和监控，拖这么大一个人出去太扎眼，也不行。

窗外车辆疾驰而过发动机的声音，隔壁住客电视剧的声音，走廊开门关门人流走动的声音，甚至一个咳嗽，一个喷嚏，一点点声响都可能让神经紧绷的凶手颤栗。

24 寸的行李箱装不下一个完整的人。凶手很可能这时想到了分尸。

他弓着身子，把尸体拖到厨房或是卫生间，抄起最顺手的那把菜刀，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把。他猛烈劈砍起来。

典型的无准备碎尸。是身边人作案？

凶手很快发现，碎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因为女尸四肢和颈部的创口上布满刀痕，且都不是落在关节位置，切口很浅，有些地方甚至不是直接砍断，而是暴力折断的。

他很累了，放慢动作切割皮肤和肌肉，那些纠缠的组织让他心烦意乱，砍到最后一点时，他用蛮力折断骨头。

大腿应该是先被砍下来的，可上半身还是放不进行李箱，他砍下她的双手，胡乱剪碎脱不下来的衣袖。

最终，躯干塞进了拉杆箱，剩下的四肢和头，另外装在一个或几个袋子里，衣服碎片则被顺手丢进了行李箱。

等到后半夜，凶手拉着装尸体的行李箱，从狭小的出租屋里出来。一路上担惊受怕，直到盯着行李箱消失在水面下，才松口气。

尸体在水中浸泡了数天，绝大部分生物物证已被水流破坏殆尽。

我取出无头女尸盆腔里的子宫，用棉签提取了一份擦拭物。河水没法冲刷到子宫内，如果有到达子宫的精子，便会留在这里。

我将所有的脏器摆回原位，开始缝合。

她能告诉我的，似乎都告诉我了。

六

大桥拉杆箱实验后，回警队的路上，我收到了女尸的 DNA 检验结果。最后收集的那几根子宫棉签派上了大用场。

一个男性的分型被检测出来，并且和女死者的分型符合单亲遗传关系——通俗点讲，死亡的女孩肚子里，有一个正在成形的胎儿！

一尸两命。

胎儿的父亲是谁？女孩会不会是因为这个胎儿而遇害的？

更奇怪的是，即便是意外，怀有身孕的女孩失踪半个多月，竟无男友或亲友报案。

「你说死者有没有可能除了认识凶手，就没有家人朋友？」看着一张张行色匆匆的面孔，我忍不住和同事嘀咕。

「这谁知道啊，或许没人关心她吧。」同事一脸无奈。

我有时会想象这个女孩的脸。如果不是发生了这样的事，现在的她应该也和这些行人一样，奔波在晚高峰的车流里。

女孩的死亡乃至分尸，安静得有些吓人。警方的 DNA 数据库里没有比对出死者的身份，也没有胎儿父亲的线索。两人都没有前科。

破案的一丝光亮转瞬即逝。解剖台上的女孩在等，我也在等。

对不起啊，我只是一个法医。

读大学的时候，这专业还没什么人知道，班里 29 个人，包括我在内，28 个是调剂过来的。入行之前，觉得法医能勘破死亡的表象，还死者一个真相，是件挺有意义的事。但十几年过去，还留在岗位上的同学不到 1/3，我自己整理的未破命案就要有五十宗。

这当中，有物证齐全就是逮不到人的，也有知道凶手身份，但就是查无此人的。

干得年头越久，手上的沉案就越多。

每一宗都是心里的坎。

跨过这些坎，才能接新的案子。可一旦跨过去，又会歉疚，谁给这些死去的人一个交代？尤其是这种无人知晓，无人在意的女孩？

破案有时就差一个契机，但契机究竟明天来，还是永远不来，我无从得知。

这就是这个职业的宿命。

七

这个冬天过了一半。

大年前最后一天，警队组织了简单的年夜饭。

无头女尸案不但没有破，不久前又来了第二起女尸案，一样的无头，一样的也是没有亲属报案。不过第二起与之前这起作案手法完全不同，应该不是一个凶手。

我知道侦查那边的压力更大，好几个兄弟都连续一个月加班，每天早出晚归。都知道碎尸案要找尸源，但两个案子偏偏都卡在这一环：没有家属报案走失，也没有工厂反映员工失踪。

明天就是新年了，难道两个女孩的家人没有发现，人不见了？

刺骨的寒气打在窗玻璃上，起了一层白气，屋里人声吵嚷，大家纷纷举杯。

队长挨桌敬酒。到了我，我端起可乐。

「咦，你丫今天又值班？」队长有些意外。

「等会儿回去还有活要干。」我一口干了。

「有什么过完年再说。」队长一仰头，杯也见了底。

借着值班的理由，我溜回办公室。

电脑还开着，屏幕上依然是碎尸案现场和无头女尸的照片。

数不清是第几次打开这些照片了，闭上眼，我甚至能清晰地复原每一道伤口的大小、深浅、走向。

我新建了一个文件夹，把所有和女孩碎尸案相关的文件都放了进去。

「未破命案」——我给文件夹重新命名。没破的案子又多了一宗。

从业 16 年间，我碰到过不愿跟我握手的死者家属，不愿跟我同桌吃饭的熟人。

16 年间，我也出过各种「血洗地」的现场，下不去脚，我用踏板铺出一条路。

16 年间，我还很多次遭遇水浮尸体，死者皮肤发白脱落，我就把他的手指皮肤「穿上」，戴手套一样去帮他按指纹。

也是 16 年间，在高腐尸体的现场，我必须不停跺脚，驱赶恼人的蛆虫。还得小心翼翼它们钻进裤管。

我们是法医，只有面对无言的尸体，拼命对话，拼命破解他们留下的密码。

关掉电脑的一瞬，我仿佛看到一个女孩正缓缓沉入水底。

但每个睡不着的夜晚，我都会点开这个无头女尸案文件夹，浏览一遍，关掉——这个习惯，我改不了。

案子沉了，我的心却一直浮在那儿。

八

转年 11 月，冬天又来了。

一年当中，不断有新案发生，也不断有新案被破，只有这个案子的档案袋一直躺在我的柜子里，沾了一层灰。

11 月 5 日临下班时，我收到一条微信，眼睛刚触及到屏幕上那短短一行字，我就猛地放下杯子。

「砰」的一声。

办公室其他人吓了一跳。「没事，没事。」我讪讪地笑道。

「什么喜事？」大家带着疑惑看向我。

「呆会儿吃饭我请客！去年年前那个碎尸案，对出人了！」

胎儿的父亲找到了。

从采集的信息来看，嫌疑人就在案发附近的打工村活动。

那里，正是当初我重点排查出租屋的地方。

我曾和他无比靠近。

但一年以来，我没有放弃追踪，他却放弃了隐藏。

男人和工友斗殴，被人报了警，警方登记涉案几人的信息，采到了他的血样，这才有了现在的比对结果。

是时候整理出那个沾灰的档案袋了。

当晚十一点多，我接到队长的电话，嫌疑人到案，已经初步交代了杀人过程。明天一早，指认现场。

挂掉电话，我在黑暗中静静坐了很久。徒劳扑腾了无数次，终于拉住下沉女孩的手。

第一现场是出租楼一楼，一个不足 10 平米的房间。卧室连着厕所，屋里仅有一张床，一个矮柜。

这样的构造和摆设，我太过熟悉。自作主张排查出租屋那一个月，这样的房间我看了不下 20 个。

只是没想到，因为房东不肯退押金，男人也不愿损失那几百块，杀人后，他竟然在案发现场又住了两个月，刚好避开我们那一轮对退租出租屋的排查。

最近的时候，我和杀人凶手最初仅仅隔着一道 5 米的小巷。

找到他了。

过去一年的等待和煎熬，都有了意义。

这个房间在凶手之后又经历了两任租客，现场已被多次清洁，连床板都换过一次。反复搜寻，也没有任何案件相关的痕迹。

出租屋门口虽有监控，但时隔一年多，已经没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了。

「怎么杀她的？」我摘掉手套，冲着这个二十岁出头，消瘦的年轻人问道。

他低着头，不时瞟我一眼。在那张年轻的脸上，除了睡眠不足的憔悴，我看不出任何情绪。

「掐死的，我也不想，我是一时失手！」瘦弱的男人怯生生地埋下头，避开了我的视线。

那时女孩与他同居在这间小屋子里。

女孩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，时不时会找男人要钱。两人平时经常为琐事争吵。

一天，女孩被男人撞见和别的异性聊天，两人起了争执，女孩摔门离去，一走就是两个星期。回来就告诉他自己怀孕了，要他负责，男人并不相信。

怀孕的事情纠缠了两个月。

案发当晚，女孩又提起自己怀孕的事，让男人给钱，去医院检查，两人再次吵起来。后来升级成打斗，气头上，男人失手把自己的女友掐死了。

听他说「怀孕」那两个字，我觉得刺耳。

我几次张口，想告诉面前的男人，女孩真的怀孕了，孩子就是你的！但说出口的瞬间，又变成一句不带任何情绪的质问：
「掐死之后呢？」

他跑去网吧玩了一晚上，第二天中午推门进家，女友的尸体依然躺在那里。

男人知道门口有监控，没法直接处理尸体，只能用菜刀把女友砍成几块，第二天趁着天黑，把装尸体的行李箱扔到了河里。

还差女孩的四肢和头。

九

男子带我们走到两百米外一个小河道边，示意我们，这里就是抛尸地点。

小河的水面七八米宽，河道中心水深也不过两米，这里和发现尸体的大河相通。当大河退潮开闸的时候，水流会变得湍急，行李箱八成是开闸时顺着水流漂进大河的。

我摸了摸冰凉的河水，「先从这里捞！」

民警叫来两个有下塘经验的治安队员，又借来了两套连体橡胶服。

如果这里找不到尸体剩余的部分，从这个抛尸位置到发现躯干的三公里内河道，都要靠水警和专业潜水员了。

一个队员将脚伸进了河水，水渐渐漫到了他的胸口。

刚走到嫌疑人指定的位置，队员就举手示意，发现了异常，「踩到东西了！」

打捞上来的是一个骷髅头，白花花的。我赶紧戴上手套，小心翼翼地接过来。

纤细的颧骨，平坦的眉骨，细小的耳后乳突结节，还有整体偏小的颅骨——这些特征无不提示我，这是一个女性的颅骨。

是她。

头骨捞上来的瞬间，薄弱的证据链完整了。

如果不是因为男人的那场斗殴，这一幕可能会迟来很多年。

我把颅骨静静放在一边，带着脚镣，被警绳捆绑着双手的男人，也缓缓在颅骨边蹲下了身子。

时隔一年，这个冲动暴戾的男人，终是把自己，连同真相，推到了我的面前。

他像被抽掉了骨头一样向一侧歪倒，旁边两个刑警架着他的双腿才勉强撑住。一年前那个惊悚的夜晚，此刻，也许正在他的脑子里重演。

随后，在同样的位置，又发现了两个下肢和一个上肢的尸块，上面的人体组织已经完全皂化，像一大团深黑色的污泥敷在白花花的光头上。

不是家人，不是男友，而是我，一年后第一次看到她。

我们终于见面了。

十

三天后的下午，我捧着一个牛皮纸袋去二楼找外侦的胜哥，袋子里是女孩碎尸案的鉴定书和现场档案。

他正倚着走廊的墙壁抽烟，我递过档案袋让他签名。忍了几次，我还是问出了压在我心底一年多的疑问，「这个女孩没有家属在这边吗？」

「有，就在隔壁市打工，父母都在，还有一个哥哥。」胜哥接过笔潦草地签了名，头也不抬地回答。

通过嫌疑人的交代，胜哥获取了死者姓名，根据身份信息查到了女孩的家。

她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远离故乡独自在外打工，她不仅有父母兄长，而且住址距离案发地很近。这家人在当地打工近十年，经济状况也不算差，有一间小二手房，算是定居了。

就是这样家庭的一个女孩，一年时间里，父母哥哥没有收到任何女儿的消息，却压根没有一丝怀疑。

直到胜哥找过去，他们才知道女孩已经遇害一年多了。

向家里人了解女孩的状况，他们表示只听说女儿在该镇打工，但具体工作单位不清楚，住在哪也不清楚；知道女儿有男友，但不知道叫什么，更不知道女儿男友的电话。

亲生的女儿，似乎是个不存在的透明人。

我不知道这个家庭的背后有多少秘密。

胜哥告诉我，他对家属说尸体需要领回去自己处理的时候，他们最担心的，是需不需要给殡仪馆保管费。如果要的话，就不来处理尸体了。

「他们还想让凶手赔钱，」胜哥神情黯然，吐了个烟圈。
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「喏，这个你签了吧。」

是女孩的死亡证明。

当你在为死者鸣不平的时候，血缘上最亲近的人在乎的，却是能否最后捞上一笔。

我很想爆两句粗口，但到了嘴边也只是叹息了一声。每一具尸首的背后，都至少有一个冷漠而讽刺的世界。另一具相似的女孩尸体，依然摆在殡仪馆，了无音讯。

胜哥靠在墙边，缭绕的香烟遮住了他阴郁的表情。

我有很多次机会能看到女孩的样貌，只要在警方的系统里输入她的信息。

但我知道，她需要的是真相，不是同情。

接过女孩的死亡证明，我在死亡原因一栏工整地写下五个字——机械性窒息。这张纸，我一年得签个上百张，但这次签的时候，我由衷地希望，下一张的名字，属于另外那具没有音讯的尸体。

一束冬日阳光打到不远处大楼的玻璃上，又反射过来，我眯着眼，隔着玻璃望出去，满眼金黄。

直到今天，我还是不知道这个女孩的样子。

该盐选专栏共 14 章，92% 未读

[继续阅读](#)



盐选专栏

真实解剖手记：一个法医的死因调查簿

法医廖小刀 等

共 14 节

会员专享 ~~¥19.00~~

发布于 2020-08-07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